

中国传统村落的住居空心化及其驱动机制：以安徽省温塘村为例

冯文博，刘思涵*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中国

摘要：本研究以中国安徽省祁门县温塘村为对象，考察传统民居的空置状况，并探讨村落空心化现象背后的驱动机制。通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数据分析，研究发现温塘村传统民居的空置率高达 73%，而新建住宅的空置率仅为 18.4%。研究表明，村落的空心化由城镇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研究认为，村民经历了由传统民居迁往新建住宅、进而迁往城镇住宅的阶段性迁移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城乡联系的日益紧密与农业活动的持续衰退，二者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

关键词：传统民居；空心化；城镇化；乡村振兴

Residential Hollowing and Its Driv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Case Study of Wentang Village, Anhui Province

WenBo Feng, SiHan Li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vacancy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Wentang Village, Qimen County, Anhui Province, China,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iving the phenomenon of hollowing out. Through field surveys, interviews, and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vacancy rate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Wentang Village is as high as 73%, compared to a significantly lower rate of 18.4% for newly built hous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village is driven by factors such as urbanization, shif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residents have experienced a phased migration from traditional dwellings to newly built houses and subsequently to urban residences. This transition is accompanied by increasing connections between villages and cities, as well as a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is pushing rural labor toward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Keywords: Traditional dwellings; Hollowing out;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引言

中国的传统村落自农耕文明时代延续至今，是涵盖历史建筑、村落格局、民俗风情以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宝贵遗产。在改革开放之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村落与传统社区的生计均高度依赖农业活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初，农村地区的传统土木结构建筑逐渐被更为安全、居住条件更好的现代

砖混住宅所取代,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因而日益凸显。至2010年前后,中国国家层面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的关注范围,已由历史文化名城扩展至传统村落。自2012年起,由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先后开展了六批传统村落评定,截至2023年3月共有8155个村落入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工业的迅速发展,村落人口逐步向城镇迁移,生产与生活的重心也由乡村转向城市。针对这一趋势,国家自2017年起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旅游发展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然而在实践中,旅游并非万能之策,过度依赖旅游以及村落旅游开发的同质化,使部分举措难以奏效。首先,若对村落空心化的具体特征缺乏准确认识,“一刀切”式的旅游规划会使村民难以从旅游中获益,甚至可能加剧既有的矛盾。其次,若村落产业与生计难以为继,则可能导致村落进一步衰败,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最后,在当前城市快速扩张与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大量村民已进城务工;其中许多年轻一代在长期务工后已在城市定居,并将村落的消亡视为不可避免之事。此外,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撤村并点等做法,也直接造成了过去十余年间村落的迅速消失。可以说,传统村落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正因多重因素的交织而日趋复杂。

村落语境中的“空心化”,是指村内数量众多且比例显著上升的破败房屋处于空置或极少有人居住的状态。从中国地理区划的角度看,村落空心化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转移程度高,乡村空心化表现突出;而在黄淮海平原、两湖平原等传统农业区,人口非农化的加速导致“空房或双重居所”现象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空心化问题[1]。就安徽省的县域层面而言,皖南与皖西地区的空心化程度高于皖北地区,本研究所在的温塘村即位于皖南地区[2]。与一般村落相比,传统村落的空心化不仅引发上述共性问题,更严重危及村落物质遗产的保存与民俗文化的传承[3]。此外,传统村落保护政策与产权问题等因素,阻碍了旧村的拆除与新村的建设,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村落的住居空心化特征与驱动机制[4]。在多数传统村落中,文化空心化的比率尤其突出,而人口空心化被认为是其根本成因[5]。不过,人口空心化的机制乃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任意两个因素的叠加效应均超过单一因素的作用。例如,地理与自然环境的差异、内部劳动力流动以及年龄结构的差别均在其中发挥作用,并呈现出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6]。

中国关于传统村落空心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自然村,而缺乏针对传统民居空置状况的微观个案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考察传统村落中传统民居的空置状况,选取安徽省祁门县温塘村——黄淮海平原农村地区中空心化问题复杂而突出的传统村落典型——作为本案例研究的研究单元。研究旨在把握传统村落住居空心化的现状特征,理解村落人口的迁移规律,并分析村落空心化的驱动机制与类型。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区域概况

温塘村始建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历经数代发展而逐渐兴盛。村落以徽派建筑为特色,古祠堂、古树、古塔等文物古迹众多,共同映射出其深厚的耕读文化、宗族传统以及徽商的历史遗产。今日的温塘村隶属于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距县城35公里。村落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自然生态环境保存良好。村落的主导产业为种植业与林业,其中茶产业占据支配地位。温塘村是中国历史名茶祁门红茶的产区之一,商品率达98%以上。

在安徽省,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村落及其他传统建成区域往往被开发为旅游度假地。然而,全省470个传统村落并非都适宜此类开发。2019年,温塘村入选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此后,政府颁布了《黄山市祁门县闪里镇文堂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与环境协调区。2021年,温塘村(中心村域)的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计划提升村落风貌与产业水平。该发展规划为温塘村提出了“艺术村”这

一独特的定位，主张通过艺术家与艺术活动的介入来振兴村落，使其区别于传统的旅游主导型开发。

（二）数据来源与民居概况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实地调查、基础社会经济资料以及访谈中获取的村落规划信息汇集而成，具体如下：

1. 村委会与村长访谈：了解村民的迁居情况、住宅改造方向以及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2. 现场调查：对 89 幢传统民居与近 30 年内建成的 136 幢新建住宅展开调查，重点考察住宅的空置状况、建筑平面、室内空间布局及相关方面。
3. 居民访谈：收集村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农业经营状况、职业变动、旅游参与程度，以及传统民居与新建住宅的实际居住状况，涵盖产权归属、建造年代、空间结构与改造情况等细节。

安徽省以山地与丘陵地貌为主，占全省总面积 90%以上。这种地形连同省内河流，为村落选址提供了有利条件。此类特征虽有利于村落的防御与安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落规模及其对外交通联系。安徽传统民居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徽商所积累的财富之上；徽商在明清两代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些商人虽在外地经商，却多返乡建屋，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当地的营造实践 [7]。男性外出经商，老人、妇女与儿童留守持家。为防火防盗，民居往往筑有高耸的马头墙，仅设少量小窗，多数住宅依靠内部天井采光。

在温塘村，现存传统民居大多与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 [8]。主导产业为农业种植，属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经济。因此，住宅的整体规模较为有限，通常仅有一幢正屋，有时附以简易的棚屋、厢房或院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地区仍沿用世代相传的营造技艺，受建材与经济条件所限，民居特征基本未发生变化。因此，在传统村落的评选标准之下，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建成、具有传统特征的民居均可登记并纳入保护，作为传统民居对待。然而，村内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建成的新宅在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化，但仍保留了传统的空间构成与坡屋顶特征；相比之下，2000 年以后建成的住宅则基本丧失了徽派建筑风格，呈现出现代混凝土建筑的外观。

三、现存传统民居的居住状况调查

居住实态调查着重于评估传统民居的空置状况与居住人口的构成。截至 2024 年 1 月，共调查传统民居 89 幢、涉及 106 户。依据村委会提供的户籍资料，受访家庭可归为以下几类情形：

1. 仅父辈户籍在册，子女已迁往其他村落或城镇。
2. 子孙登记在父母户下，但子女已永久迁往其他村落或城市。
3. 就空置房屋而言，家庭规模可能已发生变化，这一点可由近期的户籍信息反映出来。因此，存在一户拥有两处及以上住宅的情形，也存在因出售旧宅而脱离乡村的情形。

（一）无人居住的民居

温塘村现有空置传统民居 23 幢，其迁移形态可归为村内多向迁移、迁往城镇，以及产权关系复杂三类。

1. 迁往村内新建住宅

如表 1（1）-1 所示，全部 9 户均已在村内建造新宅。其中 7 幢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有 3 户在传统民居中居住已逾百年。20 世纪 10 年代空置的两幢传统民居建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就传统民居的保存状况而言，除已废弃的第 39 号与第 52 号宅之外，内部空间保存尚好。就年龄构成而言，有 6 户包含老年成员，传统民居难以容纳三代同堂。在新建住宅中，有 3 户老人与子女均从事农业，第二代与第三代继续居住在村内，农业经营的代际传承在这些家庭中得以延续。就空间构成而言，最常见的类型为“II-1. 正屋+附属建筑”，其余则为“II-2. 正屋+附属建筑+院落”。8 幢新建住宅设有院落，以适应晾晒粮食与茶叶、停放车辆等现代

需求。这表明,在农业主导的经济条件下,村内新宅与传统民居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

2. 迁往城镇

如表 1 (1) -2 所示,房屋空置后迁往城镇的仅有 3 户,且均不含老年成员。这些住宅建于 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空间构成为“II-1. 正屋+附属建筑”。迁移主要发生在较早的年份,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调查显示,这些房屋的产权人迁往了县域内的城镇,多在父母去世后离开乡村,其子女如今大多也已接近老年。

3. 代际分居(迁往本村/他村/城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间,共有 28 个家庭迁出 11 幢传统民居。这些民居未被旅游开发收购而处于闲置状态,其中 3 幢已破败。如表 1 (1) -3 所示,在迁出的家庭中,12 户迁往农村地区(其中 9 户在本村内),16 户迁往城镇,表明城市的虹吸效应仍是普遍趋势。就村内迁移的家庭而言,温塘村建筑密度较低,尚可容纳现代新宅。然而与传统民居相比,仅有 2 幢新宅位于相对便利的区位,其余则地处交通不便之处,仅能经由远离主路的次要道路抵达。就民居的建造年代而言,仅 2 幢建于百年以前,4 幢建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其余多建于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就空间构成而言,8 幢为“II-1. 正屋+附属建筑”,其余为“I. 正屋”型。这些信息表明,多家庭共有产权会影响传统民居的保存与维护。

4. 阶段性空置的民居

“阶段性空置”是指日常居住于他处、但会周期性返回村中入住传统民居的家庭。部分家庭为采茶与农事而定期返乡,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却并未放弃村中的茶园,农业收入仍是其总体收入的组成部分。由表 2 (1) -4 可见,就人口构成而言,含老年成员的家庭与不含老年成员的家庭数量相当;4 户为多代同堂,另外 4 户仅由父母与子女构成。空间构成以“II-1. 正屋+附属建筑”与“II-2. 正屋+附属建筑+院落”为主。采茶季之外的生活正日益向城市转移,生计方式由以农业为主转向城镇就业。这一群体兼顾农业经营与城镇工作,处于过渡阶段,各代人正逐步由乡村生活方式转向城市生活方式。

(二) 有人居住的民居

1. 在村内拥有新建住宅

有 7 户家庭居住在传统民居中,同时在村内拥有新宅。村中主要居住着老年夫妇或独居老人,父辈通常是传统民居的产权人,而子女与孙辈则拥有村内的新宅。新旧住宅相距不远,既使农耕传统得以延续,也便于赡养老人。如表 2 (2) -1 所示,就迁入新宅的时间而言,6 户于 20 世纪 10 年代迁居,其中 5 户此前居住在建于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传统民居中。在已迁入新宅的常住人口中,第二代往往往返于城乡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第 20 号、第 38 号与第 46 号传统民居距新宅最近,其中第 46 号与新宅共用院落并比邻而建。这些传统民居的空间构成以“II-2. 正屋+附属建筑+院落”为主,正屋满足主要的居住需求,附属建筑则用作厨房与储藏。此类民居可满足父辈与第二代的居住需求,但第三代仍需另建新宅。

2. 在城镇拥有新居

如表 2 (2) -2 所示,此类情形中的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7 户家庭由三至四代人构成。父辈继续居住在村中,专注于农业经营,而子女与孙辈则往返于城乡之间。例如第 14 号的 7 口之家中,父辈居住在传统民居内,子女或留村或外出务工,第三代则长期居住在城镇就学。第 31 号与第 55 号家庭虽在户籍上登记有第四代,实际居住者仍为父辈与第二代(子)。这 7 户的建造年代为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空间布局为“II-2. 正屋+附属建筑+院落”。这些住宅位于村落西侧与东侧两条主路附近,车辆进出便利。房屋保存状况良好,木构部分由居民自行维护修缮。因此,当家庭成员在休息日或采茶农忙季返乡时,住宅一般可容纳三代同堂。

3. 无新建住宅

村中共有 7 户家庭居住传统民居内且未建新宅。如表 2 (2) -3 所示, 其中 6 户有老年成员, 3 户长年由老年人居住。就家庭规模而言, 这些家庭并不小, 但多数情形是第二代与第三代在外务工并租房居住。第 30 号家庭中有一名残障人士, 宅址位于山脚耕地附近, 家庭从事农业耕作, 但部分成员仍在外务工。第 69 号是一幢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传统民居, 实地调查时正在施工。居住者为一对老年夫妇, 处于养老与务农并行的状态, 人均耕地面积为 0.9 亩。

(三) 因旅游开发被收购的民居

黄山市已成功入选 2020 年中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依据《黄山市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 温塘村周边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相对密集, 附近共有 15 个传统村落, 因而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为此, 社会资本与政府财政均投入旅游开发, 已成立文化旅游发展公司, 并累计收购传统民居 34 幢。

首先, 温塘村传统民居的分布存在三处主要的集中区域。北部民居组团规划为完整的商业街, 中部区域规划为民宿集群, 南部则规划为服务设施集中区。其次, 就建造年代而言, 16 幢建于百年以前, 12 幢建于 20 世纪 40 至 80 年代, 仅 6 幢建于 1970 至 1980 年间。如表 3 所示, 其中 2 幢具有“III. 组合式: 多开间”的空间格局, 能够为商业展陈厅等改造用途提供所需的面积与布局。此外, 温塘村的旅游发展方向已被定位为艺术村, 意在不仅吸引游客, 也吸引绘画艺术家与学者。艺术家已在此开设艺术工作室, 部分传统民居也被改造为个人美术馆与住所。

四、新建住宅与由传统民居迁出的住户

本次共调查新建住宅 136 幢, 涉及 133 户, 其中 111 幢有人居住, 空置率不足 20%。新建住宅与传统民居之间亦存在关联, 部分新宅系由传统民居迁出, 或于代际分居之后新建。

(一) 有人居住的住宅

1. 由传统民居迁出

此类情形可细分为若干种: 传统民居被拆除重建、传统民居仍处空置, 以及传统民居仍有人居住。如前所述,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出现了显著的人口流动, 但部分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住宅中也包含了 20 世纪 80 年代建成、已偏离传统风格的构筑。因此, 这一部分新建住宅往往带有局部木构或木构件。如表 4 (1) -1 所示, 在传统民居处于空置状态的家庭中, 有 9 户是在分家之后新建住宅的。此外, 有 16 户是从被规划纳入旅游产业改造的房屋中迁出的, 其中 6 幢民居已完成改造。

2. 由旧宅拆除重建

如表 4 (1) -2 所示, 共有 26 幢新建住宅是在传统民居的基址上重建的, 占新建住宅总数的近 20%。例如第 18 号是一幢混合用途建筑, 原有正屋被局部拆除, 新建三层建筑, 底层经营家庭式小型超市; 旧宅的附属平房得以保留并改作仓库。此类住宅重建的案例甚多, 尤以 20 世纪 10 年代前后为盛, 其人口构成也正逐步摆脱老龄化与老人独居的状况。

3. 新建住宅

如表 4 (1) -3 所示, 各个年代新建的住宅共计 44 幢。部分村民拥有两幢新宅——一幢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另一幢建于近年——表明住宅的更新与代际分居仍在持续。就空间构成而言, 34 幢设有院落, 其中 22 幢附有可用于晾晒作物、存放农具与停放机动车的附属构筑。就室内空间构成而言, 许多住宅设有阳台与露台。自 20 世纪 10 年代以来, 三层住宅日渐增多, 设有两个客厅与四间以上卧室, 完全能够满足三代及以上同堂的

居住需求。然而就常住人口而言,并非全部家庭成员都居住在村中,许多人仍在城镇工作或往返于城乡之间。例如第128号旧宅原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后为一幢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住宅所取代,而不足30年后又新建了一幢住宅。如照片所示,旧宅现已用于堆放杂物,而按6人规模设计的新建住宅常住人口仅3人,家庭在城镇另有住所。这印证了城乡两地同时置业的趋势正在不断增强。

(二) 无人居住的住宅

1. 阶段性空置的住宅

共有10幢新建住宅处于阶段性空置状态。如表5(2)-1所示,就人口构成而言,其中仅2户含老年成员,6户在城镇拥有住所,而村中的住宅均建于21世纪初。住居更新的典型过程为:村民最初居住于传统民居,继而迁入新建住宅,最终迁往城镇。这反映出村民由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化就业的渐进转变。

2. 完全空置

如表5(2)-2所示,完全空置的住宅共15幢,其中12幢因居民迁往城镇而闲置。就建造时间而言,多数空置住宅建于20世纪90年代,且家庭成员多非老年人。不过,有3户是迁入村内新建住宅的。例如第24号,其旧宅虽建于20世纪90年代,却仍保留了小窗、室内偏暗而凉爽等传统特征。据访谈可知,居民不仅将旧宅用于储物,也在夏季用以纳凉。

五、村落住居空心化的特征与驱动机制分析

(一) 温塘村空心化的特征

从住居与人口流动的综合视角出发,可以观察到以下阶段性变化。

1. 第一阶段:村民居住于村内传统民居

在这一阶段,仅有7幢传统民居有人居住,且与城镇住所的关联较弱。然而,传统村落的特殊性、传统民居保护与维护的高昂成本,以及产权关系的复杂性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厘清。这些因素推动村民离开传统民居,而较低的生活成本则解释了为何仍有部分村民选择继续居住其中。

2. 第二阶段:迁入村内(或他村)新建住宅

如图所示,指向村内新建住宅及其居住家庭的单向箭头,代表这一时期的定居与人口流动。由传统民居迁入新建住宅并继续留村的人数,超过了迁往城镇的人数,表明在温塘村内部,改善居住条件的驱动力更为强劲。然而在迁入新宅之后,迁往城镇者的数量则超过了留村者,说明村落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开始增强。农村地区农业经营的衰退,正推动村民转向非农就业。

3. 第三阶段:村落生活与城镇就业趋势开始关联

如图所示,双向箭头代表同时拥有传统民居与新建住宅的村民,以及同时拥有新建住宅与城镇住所的村民,其中前者的数量极少。城镇较高的收入水平、充裕的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岗位的多样化,正逐步促使农村劳动力往返于村落与城市之间。由此,村落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往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常住地日益转向城镇。

2022年,黄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00元,接近农村居民的两倍。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工在城镇的年收入约为47500元。就城镇就业而言,温塘村所在的黄山市,本地农民工的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就年龄结构而言,本地农民工以中老年为主,而年轻的外出农民工比重则在逐步上升。这一趋势可归因于:每年第一季度正值黄山各地的春忙时节,尤其在采茶季,劳动力需求旺盛。在此期间,中老年农民工往往就地务工,并以“半工半农”的方式兼顾家中农活。可见,以中老年为主的老一代农民工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外出就业,并逐渐成为流动劳动力的主体构成。

4. 第四阶段：村民离开村落迁往城市

如图所示，指向城市的单向箭头代表村民最终由村落迁往城市。值得注意的是，由传统民居迁往城市的人数更多，说明这一流动更强烈地源于传统民居居住条件所带来的困难，如人居环境的矛盾与家庭经济的窘迫。

（二）温塘村空心化的驱动机制

就迁移流向与人口流动而言，温塘村呈现出居住与产业相分离的明显特征。首先，传统民居的空心化更为严重，而村内新建住宅则更为普遍，传统民居的空置率是新建住宅的四倍。与中国城市的商品住宅不同，农村自建房建造成本低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村集体，农民则享有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此外，近年来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也改善了农村的居住条件。

其次，绝大多数迁移流向为城镇。受访家庭样本总数为 239 户，其中 135 户居住在村内。在这些人口中，50.2%为常住人口，其余 49.8%往返于城乡之间；长年居住在村中的老年人占 47%。其余人口则已完全城镇化，因非农就业或就学而迁往城市——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远优于乡村，由此出现了子女迁往城市乃至大都市的情形。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居住与就业的分离削弱了温塘村社区的社会功能。历史上根植于同姓聚居的聚落文化受到显著冲击，传统民居、景观与街巷等历史要素已不再与村民的生计相连。如图所示，社会资本与政府保护政策主要着眼于吸引游客与城市居民，然而村中仅有一例城市居民入住的案例，吸引力远远不足。在此情形下，即便旅游业得以发展，村内也可能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予以支撑。

因此，对温塘村而言，关键在于解决居住与产业相分离的问题，缩短村民就业地点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在政策支持方面，在鼓励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应同等重视村落原有的茶产业与种植业，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产业发展方面，在城乡二元的聚居格局之下，应优先加大对村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入，改善乡村生活品质，吸引游客之外的长期居住人口。在传统民居保护方面，在修缮与改造空置传统民居的同时，也应关注其现代化与适应性改造，并确保建筑风貌得以保存。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针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心化问题，从住居的视角考察人口流动，识别出空心化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成长机会。

第一，经济贫困与人口老龄化使村民被限定在传统民居之中，而这些住宅再生所需的高昂成本，又使其处于被动的保存状态。第二，与新建住宅的对比分析表明，村民仅将传统民居视为“老房子”，而学者与旅游开发者则视之为不可替代的建筑遗产。这种认知上的落差，使村民倾向于以新宅取代旧宅，弃旧从新。

第三，研究显示，居住与产业的分离贯穿空心化的每一个阶段。为外来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的生计，或由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转型，均有助于缓解这一空心化进程。

传统村落空心化的研究仍有诸多方面有待探索。本文作为个案研究，尚未将考察范围扩展至区域内多个传统村落以展开比较分析，而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影响空心化进程的共性因素。例如，考察本研究所在地周边红茶产区的若干传统村落，将有助于揭示村落层面的因素对其空心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冯文勇, 吴攀升. 谈“空心村”.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2): 33-34.
- [2] 何路路, 吴永发. 徽州古民居分类保护利用技术策略及其细则.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
- [3] 胡彬彬, 李向军, 王晓波.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 (2017).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4] Qi Y T, Saio N K.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abitability and Tourism: 11 Villages in Guanzhong Area, Shaanxi Provinc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2019, 84: 861-870.
- [5] 朱英杰, 汪德根, 周国艳. 传统村落居业分离式空心化识别及驱动机制——以苏州市东村为例. *城市规划*, 2022, 46(7): 96-109.
- [6] Wang Y, Uekita Y. Residential Hollowing and Its Driv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Case Study of Wentang Village, Anhui Province. *Asian Culture and History*, 2024, 16(2): 1-12.
- [7] Mu Q, Aimar F. How Are Historical Villages Change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European and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Practices in Rural Areas. 2022.
- [8] Zhang Q, Jin C, Cao J,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land attachment in the emergence of hollow villages based on the agent-based complex system framework. *Land Use Policy*, 2025, 150: 1059.